



诗化语言结合大师佳作，跟随100则神话经典  
领略艺术之美。

用故事解析艺术，从艺术中寻找神话的流光。

王瑞泉 著

美术中的

流光

# Mythology & History

中国财经出版传媒集团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术中的流光 / 王观泉著 . —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5. 2  
(艺之趣)

ISBN 978-7-5095-5656-6

I. ①美 …II. ①王 …III. ①美术史 - 欧洲 IV. ① J150.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380 号

责任编辑：潘飞 装帧设计：郑韩樱子  
特约编辑：霍覃 张弛 责任印制：刘春年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mailto: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100142

营销中心电话：010-88190406 北京财经书店电话：010-64033436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165×210 毫米 16 开 20 印张 320 000 字

2015 年 2 月第 1 版 2015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ISBN 978-7-5095-5656-6/J · 002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本社质量投诉电话：010-88190744

反盗版举报电话：88190492 88190446

## 多美的夜色啊

虽然哈尔滨的夏天足够凉爽，但我还是喜欢在每年的七八月份放下笔来“歇伏”。这时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读书。我会把插在书架中的那些花花绿绿的书打量个周详，如同皇帝选妃一样，抽出想读的放在沙发旁和枕边。被选中的既有那些散发着微微霉味的、可以一读再读的老书，也有外表光鲜漂亮、漫溢着油墨芬芳的新书。比之新书，我更爱那些老书。经过了漫长岁月淘洗后仍然能流传下来的文字，总会像金子一样闪闪发光。

在浏览了两本空洞乏味、装神弄鬼的最新畅销书后，我已打算重温《聊斋志异》的诡谲、奇异之美了。那里的神仙鬼怪在我眼中是有血有肉的。在电闪雷鸣的夏日，读这样的书无疑就是聆听天籁之音。

由于搬家后没有给书籍做细致的分类，所以很多书都是乱插的。我在取《聊斋志异》的时候，发现了相挨着它的《欧洲美术中的神话和传说》，这是著者王观泉先生所赠的，我记得爱人2002年春天离开我的最后一个夜晚，读的就是这本书。

书页上一定留有我用肉眼看不见的爱人的指纹，所以打开它的时候，那一幅幅绚丽的画面，在我眼里就是天堂的圣景图。

最先打动我的，是一组《丽达与天鹅》图画。丽达与天鹅的故事，是最传奇的爱情故事。天神宙斯有一天在神山上，看到身下的斯巴达草原上，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她就是丽达。宙斯爱上了丽达，为了摆脱天后赫拉的控制，他变成一只天鹅，飞向人间，与丽达相爱，并生下了希腊的绝世美女海伦。海伦与特洛伊战争的故事，比丽达与天鹅的故事还要著名。

在对《丽达与天鹅》这个神话的演绎上，我最喜欢达利的那幅。柯勒乔的过于甜美，达·芬奇的太圆熟了，而达利表现的天鹅充满了激情和力量，它那富有质感的展开的双翼，是那么的刚健和柔美，充分体现了宙斯飞临人间、见到心爱的人时那种内心的狂喜。

在这本书中，既可看到威廉·琼斯表现的爱上自己倒影、最终化作水仙花的美少年那耳喀苏斯，也可以看到鲁本斯以表现众女神为了争夺金苹果而引起祸端的《帕里斯的裁判》以及波提切利描绘的以色列民族女英雄《朱提斯》。随着纸页翻动的刷刷声，我们看到了充满了阴郁之气的伦勃朗的《大卫在扫罗面前弹竖琴》。扫罗得了疯病，他只有在听大卫弹奏竖琴时，疯病才会暂止。可他却想杀死这个日后会取代自己成为以色列王的大卫。可是如果除掉大卫，听不到竖琴的声音，扫罗将永远活在癫狂中。灰黑的画面除了衬托出疯子扫罗内心的矛盾和焦虑，也把竖琴的凄美展现无遗。我觉得在描写音乐对人的影响的深刻性上，这则神话无疑是登峰造极的。

在书将结尾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舞蹈着的莎乐美。2000年秋天，我曾经在都柏林的皇家剧院看过王尔德的话剧《莎乐美》，那个声音略微沙哑、轻盈美丽的女演员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莎乐美》写的是施洗者约翰死亡的故事。希律王娶了弟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约翰对此反对，惹恼了希律王，被关进监牢。莎乐美是希罗底的女儿，她美丽而富有才情，传说她向约翰表达过爱情，但遭到了拒绝。在希律王的生日宴会上，莎乐美被邀跳舞，为希律王助兴，莎乐美不从。希律王

就许诺莎乐美，如果她当众舞蹈，就可以让她做一件最想做的事情。于是，莎乐美跳起舞来，舞毕，她要求希律王割下约翰的头给她，她终于吻到了死去的约翰的嘴唇。在约翰的头即将落地的时候，莎乐美感慨道：多美的夜色啊！

是啊，用这句台词来概括这本书的气质再合适不过了。当欧洲那些美妙的神话和传说凝固在画面中的时候，它们就是人类艺术天空中最迷人的夜景。可惜在这个时代，欣赏如此夜色的人少而又少了。所以王观泉先生在赠言中这样写道：

此书起始于1953年，时为23岁当大兵时。但虽戎装披身，心中想的是保卫和平，使中国乃至世界宁静。匆匆近半个世纪流逝，这才发现世界其实一点儿也不太平。书虽然漂亮，2002年垂暮之年的我已经对斯道不感兴趣了，只是愿望比我年轻的你及与你相似的中青年们，能如我在起笔写此书时一样好心情，赏析美。

王观泉先生晚年患有严重的眼疾，一再手术，如今他的一只眼睛几乎失明，而另一只眼睛的视力也极为微弱。这样的画集对他来说，注定是掩藏在心底的永恒的风景了。

我想爱人能够在最后的日子看这样的一本书上路，踏着这样的夜色归去，实在是幸运的。因为他是带着美走的。

我怀念这样的美，而这样的美，属于每一个与此书结缘的读者。

迟子建

2013年8月

研究欧洲美术史中的绘画、雕塑艺术，在情节性的题材方面，大体可分成五类：1. 希腊神话系统；2. 基督教神话系统；3. 各民族自己的神话传说（如北欧神话、斯拉夫传说）系统；4. 历史题材；5. 风俗画。其中，分量最大、最具有广泛意义的，当数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话这两个部分。20世纪30年代，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和艺术教育家夏丐尊（1886—1946）对这两种神话系统有过极简约而精辟的见解：“这两种思潮，一盛一衰，一胜一败，循环往复地斗争着，形成了世界文明光华的历史。安诺德说得好：‘在这两种相反的伟大思潮的势力间，我们的世界在进行着。’”<sup>①</sup>洞察欧洲美术史，这两大神话系统交替出现，并驾齐驱，竞相争艳，为历来画家所采用，留下了丰富的作品。为了便于读者研究、学习、借鉴和欣赏这类题材作品，笔者编写了这本题解工具书。

这里，首先对这两大神话系统的起源、沿革及其在艺术史上的流传情况，作一介绍。

（一）神话，是人类启蒙时期的产物，是人类企图探索自然、解释自然现象的思维活动的结果。看见闪电，听到雷鸣，就以为天上有一个神灵在掌管着，于是，古代的希腊人就创造出了一个掌管雷电的大神宙斯；春天降临，

<sup>①</sup> 摘自夏丐尊《怎样叫做世界文学的两大思潮》，《文学百题》（生活书店，1935年版）转载。安诺德（1822—1888），英国诗人、评论家，崇尚《荷马史诗》和古代希腊文化。文中所谓两种思潮的“相反”，指的是一神教和泛神论的对立的哲学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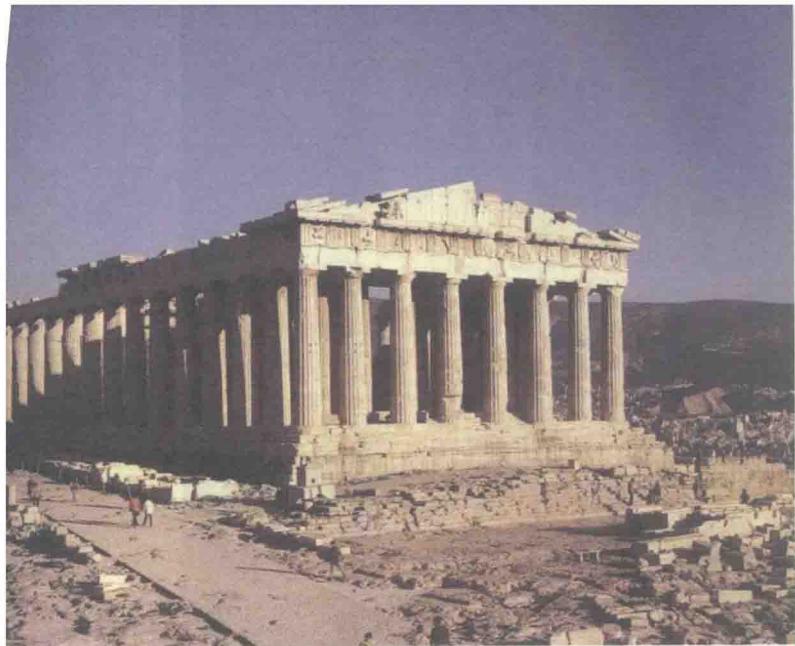
希腊人愉快地生活在春光明媚的爱琴海边，便为这个美丽的季节创造了一个春女神；严寒将至，人们就说春女神被地府冥王抢去了，因而大地为之悲恸，万物凋零枯萎……久而久之，就产生了古老的、丰富的希腊神话。

神话产生于原始时期，但在科学能解释任何自然现象的现代，它依然有着文化上的深刻意义。马克思说：“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即在人民幻想中经过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所加工过的自然界和社会形态。”<sup>②</sup>这不仅是关于希腊神话如何形成的科学论断，也说明了神话和人类初期文学艺术创造之间的关系。古代希腊的哲学家、史学家、行吟诗人、剧作家、画家、雕塑家和艺术工匠们都爱把希腊神话用作创作素材，他们往往对自己收集到的来自各城邦国家的丰富的神话传说加以集中、糅合，赋予新的内容和形式。新的创造不仅丰富了希腊神话，还被民众或艺人们广为传播，加以再创造，自然造就了古代希腊的神话有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和多姿多彩的感染力。

希腊神话纯化人性、激励奋进、追求美好，营造出一种悲壮的社会风尚。像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赫拉克勒斯、俄底修斯等英雄形象，在欧洲进步的文学艺术流派中曾经起过良好的示范和启蒙作用，成为反抗黑暗、向往光明的精神象征。

古代希腊是个泛神论的国家，整个希腊世界有各行各业的保护神，有智慧的象征，有力量的源泉……纵览希腊的神或英雄，他们并不是可憎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宗教气氛极浓的离奇幻觉，与之相反，希腊的神是美丽的、诙谐的，与人民生活极为融洽的，如太阳神阿波罗，他是光明、

<sup>②</sup>摘自里夫希茨编，曹葆华译，《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第195页。



帕特农雅典娜神庙遗址  
前 448—前 433，大理石，床面  $30.88 \text{ 米} \times 69.50 \text{ 米}$ ，希腊雅典卫城

正义、艺术和青春的象征；雅典娜，则是智慧、勇敢和贞洁的集中表现；再如创造了人，给人以火，并且象征生存和光明的普罗米修斯，直到现在人们都难以忘却他在高加索山上遭受了三万年之久的苦刑。普罗米修斯是古代希腊人民通过神话形式创造的一个大写的人，为欧洲浪漫主义运动留下了绝唱！

希腊神话的起源是很早的，有些在公元前 3000 年至前 1500 年的“克里特—迈锡尼文明期”（爱琴文明期）已经形成。这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是位于爱琴海的克里特岛。克里特岛在经济、文化上均对后期各希腊城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克里特岛的神话传说对整个希腊神话的形成也是有启蒙意义的。如神王宙斯在克里特岛长大，克里特王弥诺斯是宙斯的儿子，死后又是冥国的判官，而神话中关于



奥林匹斯山赫拉神殿遗址

前 590，大理石，床面 18.57 米 × 50.01 米，希腊雅典

英雄忒修斯的故事，与考古发现的古迹、文物相互对应，充分表现了克里特岛的兴衰，甚至连克里特的克诺索斯宫，都被认为是神话中巧匠代达路斯所建的“迷宫”。别的一些神话，如伊阿宋取金羊毛、特洛伊战争，从时间序列上来说就略靠后些，至于阿多尼斯与阿佛洛狄忒的恋爱故事，则属于罗马神话了。可见，希腊神话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由许许多多散落在爱琴海诸岛、地中海东部希腊大陆各城邦国家的神话传说汇合而成。同时，作为意识形态的神话，是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进化而逐步形成的，也是随着生产工具、交通工具的发明和地理视野的扩大，城邦国家之间相互来往关系的日益密切，以及移民、杂居、

流迁的频繁发生而传播扩散的。城邦国家之间的战争和殖民扩张等事件，使希腊各民族间的民俗和神话相互交流、影响、补充，从而丰富了古代希腊的神话系统。因此，要考察神话的起源、原始形态和产生的年代是较为困难的，这得划归神话学的研究范畴。

由于希腊地理环境很特殊，它分成很多城邦国家，并各有其独特的历史、政治、经济、民俗、文化，反映在神话上即表现为各地都有自己的神和心目中的开国英雄。这些神话作为本民族的光荣史迹，世代相传，如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是忒拜城最伟大的英雄，后来成了神而进入奥林匹斯神族。这些英雄故事都是神话中精彩的组成部分。

希腊神话中的神，有全国性和地方性的区别。有些神是全国性的，如宙斯、得墨忒耳、雅典娜、阿波罗、阿耳忒弥斯、狄俄尼索斯等，这些神在全国各地都有神庙，每年人们还为这些神举行全国性的祝祭活动，如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节、每年的泛雅典娜节、每年丰收后的酒神节等。每逢节日，全希腊都会举行盛大的祝祭活动，并有体育竞技、文艺表演等活动。这些节庆仪式对古代希腊文学以及建筑和雕塑艺术的发展起着巨大的作用。

希腊神话被文字记载下来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8世纪，这时期是希腊从氏族社会跨入奴隶制社会的全盛时期。轰动整个古代希腊大陆的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在公元前776年的雅典开幕，它标志着希腊文化进入辉煌阶段。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就产生在这个时代。这两部史诗与考古发掘出的能资证农业、手工业高度发展的文物相对照，证明了荷马史诗确实是艺术化了的口碑史，因此，这个兴旺发达的时期，史称为“荷马时代”。与此同时，最早的一部系统神话——赫西俄德的长篇叙事诗《神谱》亦应运而生，从此，希腊神话成为千百年来艺术家们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

在谈及希腊神话时，还应该谈一谈罗马神话。其实，罗马神话和希腊神话中的神，有的直接继承，有的仅只改名，如宙斯在罗马神话中叫朱庇特，赫拉改名朱诺，雅典娜改名弥涅瓦，阿佛洛狄忒改名维纳斯，等等。他们的事迹是



帕加马宙斯大祭坛（复原场景局部）

作者不详，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云石、石灰岩，高约6米，柏林国立博物馆

在希腊神话的基础上引申、发展的，如罗马建城的传说，就是特洛伊战争的续作。由于罗马帝国在欧洲的霸权和拉丁文化的传播，人们对罗马神话远比对希腊神话熟悉得多。这个神话学上的继承关系的时期，即是起自公元前3世纪的“希腊化时期”。罗马帝国在公元前146年侵占希腊大陆，一跃成为称霸地中海、爱琴海的世界强国，从而进入古罗马时代。新兴的罗马帝国极度崇尚古代希腊的这个时期，在历史上也被称为“希腊文化传播期”。在这个时期里，希腊神话形成并丰富了罗马神话，为欧洲艺术史创立了保存和模仿、传播和扩大希腊艺术的过渡时期。如果没有对希腊艺术抱着敬仰之情并加以模仿的古罗马艺术，就很难将年代久远的古希腊艺术较完整地保存和流传，并影响着两千年以来的欧洲艺术。如我们现在见到的比较完整的希腊雕塑，大都是出自罗马或希腊人后裔之手的摹制品。而另一些著名的雕塑，如《米罗岛的阿佛洛狄忒》《拉奥孔》《法尔内塞公牛》等，均属于希腊化时期的杰作。

当我们研究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的文学艺术之间的关系时，就应该对整个艺术领域的每种文艺形式，特别是古希腊的史诗和悲剧加以综述。但是，当我们单独研究古希腊神话与雕塑、绘画之间的关系时，就会发现，假若没有古代希腊的雕塑、建筑和绘画（现存的主要彩陶工艺）作基础，希腊神话的发展以及它给予后来欧洲文学艺术的影响，就不会有今天这样深远，这就是“人神同形共性”的艺术再现。可以说，欧洲美术史上几乎没有一个画家或雕塑家能漠视希腊神话。事实上，文艺复兴以来，希腊神话已经成为主要的艺术表现题材之一，它与古代希腊造型艺术遗产有着血缘关系。

现在，再简单介绍一下希腊神话传到欧洲大陆时的一些情况。

欧洲中世纪的文化与基督教宗教统治是分不开的。教会是全能的主宰，一神论视一切神话为异端，它把一切不符合一神论的文化全都判为异端邪说并加以摧毁，至今我们还可以在很多残存的古代希腊罗马雕塑和手稿上看出中世纪教会的刀痕火迹。比如，著名的帕加马宙斯祭台上表现希腊神话中巨灵战斗的浮雕，就被教会硬说成是《新约·启示录》中列举的“别迦摩（即培尔加蒙）



《诸神与巨人之战》(帕加马宙斯大祭坛檐壁浮雕局部)

作者不详，公元前2世纪上半叶，云石，高230厘米，柏林国立博物馆



同上图(局部)

的撒旦座位”而横遭毁坏。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一般都称中世纪早期为“黑暗时期”，由是古代希腊艺术也被淹没了近千年之久。

至公元12、13世纪，封建制度已渐渐瓦解，在意大利，新兴资本主义萌芽了，虽然才刚刚踏上征途，但它对旧制度就起到了日渐明显的摧毁作用。屡次爆发的农民运动，动摇了意大利的封建庄园制度，破坏了农村自然经济，城市中出现了各种手工业行会，经济集团的势力越来越大，开始动摇了封建贵族的集团利益，引起了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深刻变化。广大市民阶层对教皇专制以及经院哲学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生产力的发达，自然科学的发展，亦导致了愚昧的宗教迷信的破产，人们一度十分狂热的宗教信仰日渐衰退，他们要求新的精神寄托，要求了解世界，要求冲破一神论对人的精神钳制，这就是文艺复兴所能提供的社会条件和精神准备。具有新兴思想的市民阶层，崇拜古代希腊的民主精神，并以古代希腊的民主政体、文化艺术作为与当时黑暗势力斗争的依据。恩格斯说：“拜占庭灭亡时所救出来的手抄本，罗马废墟中所掘出来的古代雕刻，在惊讶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个新世界——希腊的古代。在这光辉的形象面前，中世纪的幽灵消逝了；意大利出现了前所未见的艺术繁荣，这种繁荣好像是古典文化的再现，以后就再也不曾达到了。”<sup>①</sup>可见，古代希腊、罗马文化对文艺复兴有着绝对重要的意义。其实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再兴起。希腊神话再度为艺术家们所注意，并引起艺术上的革命，这个革命在绘画、雕塑艺术领域更为突出，不仅表现在波提切利、拉斐尔、米

---

<sup>①</sup> 摘自恩格斯著，于光远译，《自然辩证法》，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第4页。

开朗琪罗、提香、丁托列托等艺术家对希腊神话题材的卓越描绘上，而且受了希腊文化、希腊罗马神话的影响，原来的宗教画和其他传统内容的绘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拉斐尔甫一开始其画家生涯，就受到希腊神话中大英雄赫拉克勒斯精神的鼓舞，创作了《骑士的梦》，向骑士提出了新时代的要求，似乎要他们抛弃中世纪的昏暗，像赫拉克勒斯一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干出一番事业来。

从本书收集的希腊神话故事及附图中也可以看出，希腊神话中那些展示人的力量的英雄传说、优美的恋爱题材，对于摧残人的尊严的禁欲主义、苦行主义（它已经发展到肉体毁坏，比如鞭身教派）产生了一股强大的冲击力。在古代希腊神话巨大的精神力量面前，中世纪的“幽灵”的确“消逝”了，文化上的发展，绝非宗教力量所能阻止。

到了17、18世纪，佛兰德斯画派的鲁本斯、凡·戴克，荷兰的伦勃朗，西班牙的委拉斯开兹，法国的普桑、弗拉戈纳尔，意大利的卡拉瓦乔、贝尔尼尼等，都曾以希腊神话故事为题材，完成了时代赋予的艺术使命，留下了优秀的作品。19世纪初期艺术史上出现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交锋局面，在对希腊神话传统题材的表现方法上也出现了变革。当我们观摩了古典主义画家如安格尔、卡诺瓦等的作品，再看看浪漫主义画家如杰里科、德拉克洛瓦等的作品，就可以发现，对神话题材的解释是存在分歧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印象主义以来艺术思潮的多元走向，使古代希腊神话获得了宣泄人性的发展生机，如罗丹、布尔德尔的雕塑，马奈、雷诺阿、雷东、克里姆特等画家的作品，甚至毕加索等抽象主义画家的画作，都对希腊神话作了充分张扬人的个性自由的艺术阐述。这里不再专门对比进行深入研究，但当读者熟悉了希腊神话，再对不同时代的画家、流派在运用神话进行创作的构思、主题选择和表现诸方面作一番琢磨，问题的结论是不难获得的。

(二) 我们从艺术史的角度来研究基督教宗教题材画，是基于无神论的立场与方法展开的，即追溯、还原希伯来民族神话的本源，并专门研究神话演变

成一神教之后的宗教传说。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罗马帝国东方各行省。当时生活在罗马帝国残酷统治下的人民，包括生活在最底层的奴隶、农奴及贫穷的自由民，都曾掀起过声势巨大的暴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这时期发生过的历史上最著名的西西里奴隶二次暴动、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公元前73年），均动摇过帝国的统治。然而这些暴动都遭到了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数十万起义者死于刀斧之下，成千上万奴隶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对悲惨的现实，人们在头脑中逐渐产生了宗教幻想。他们屈从于今生的悲剧而祈求来世的幸福，妄图从缥缈的希望中解脱出来或减轻现实生活带来的苦难。他们在寻求精神的寄托——宗教信仰。这种新的宗教必须具备这样的前提：1. 在罗马帝国，受压迫的人与人之间，应该有抱成一团的思想，使松散的信仰形成群体一致行动的教义；2. 在信仰上要提高被奴役者的人格，同时也必须产生一个值得人们敬仰膜拜的形象，让苦难者可以在特定的环境里向“他”诉说自己的遭遇。处在这种思想状态下的人，要获得精神上的安慰，这就产生了消极对抗社会不公的宗教形式，这样至少可以从精神上摆脱罗马帝国的残暴统治，并发泄对这个统治的不满。这时，在罗马帝国东方各行省（相当于现在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朗、叙利亚以及埃及一带）中，一个关于降临世间的神秘“弥赛亚”（希伯来文，意为“受膏者”，即受神祝福者）死而复活（后演变为“神子”）的神话传说被广泛传播，同时犹太教的教义对于促成基督教的成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信徒们大肆宣传罗马帝国的末日即将来临，并将受到上帝的裁判，而平等的幸福世界已为时不远。“弥赛亚”以“神子”的方式造就了一个耶稣的形象，并建立了宗教公社。宗教公社是原始共产主义性质的社团组织，社员们过着极端清苦的禁欲主义生活，初创时，他们在地下洞穴中秘密集会、会餐，每次都会有人布道。有关耶和华的神话现保存在《旧约》中，有关耶稣的神话则保存在《新约》的《四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里，而在《新约》的《启示录》里它用神话性质的文学描写狠狠地咒骂了罗马帝国，特别是以残暴著称的尼禄王。信徒们在宗教公社里发